溯源：

青葵乃山神之女，出生时释放出巨大灵力，引起妖族注意，妖王带人来袭，想要夺取灵力，双方大战，妖族战败，妖王临死前将自身残存的一丝魂魄封入青葵体内。

为保护青葵，天界谣传其在大战中消亡，而实际上青葵留在天界，期间与年少的邢刹认识。

邢刹乃镇天大将军邢远之子，聪明过人，但也调皮成性，因此多惹事端。

因无法彻底消除妖王的魂魄，又担心魂魄与青葵自身灵力相交发生变故，天界只得封印两股力量。

青葵伤愈，灵力被暂时封印，山神带儿子槐晔到天界接她，槐晔与青葵结识并生出好感，期间与邢刹发生不愉快，后青葵被山神带回人界。

山神隐瞒青葵身份，对外宣称其为紫云仙人徒弟，但山神与夫人对青葵疼爱有加，甚至超越儿子槐晔。

千年之后，青葵长大，体内老妖王魂魄异动，被妖族探得，二次来袭，天界派出邢远迎战，此时邢刹已成邢远接班人，跟随出战，与青葵再次相遇。

因幼时结缘，两人互生情愫，却被槐晔知晓，槐晔心生妒忌，被妖族蛊惑，偷偷带走青葵，半路却被抓。

为夺回青葵，邢远和邢刹带兵攻打妖族，因槐晔泄密，天界惨败，青葵为保护邢刹破除封印，释放灵力，抵御住了妖族入侵，但体内的妖王魂魄乍现，与青葵抢夺灵力。青葵法力不及老妖王，混战中魂魄受损，肉身尽毁，幸得山神赶到，用佛祖给的法器压制住老妖王魂魄。

山神将青葵魂魄带回天界交给紫云仙人，紫云仙人将其养于莲池翠玉中，几百年后，天后孕育翠玉，生下一女落鸢。

当下：

落鸢跟随紫云仙人镇守凤岚宫，而其当年所带灵力也被封于天河内的冰玉中，而山神之子槐烨因背叛天界被贬于镇守东岐山脉。

散灵本质是四散在世间的灵气碎片，而这些碎片来源于生灵的魂魄，有的生灵死后魂魄游离于世间，经过时间的消噬形成了灵气碎片，有的碎片较为活跃，沾染了周围的灵力，渐渐的就重生成散灵。形成散灵的多是一些怨念较深的魂魄，加上常年形单影只的游荡世间，生性已经变得极其孤僻暴躁，让人难以接近。

虽然散灵和一般生灵差不多，但它是经过几百年甚至千年的灵力沉积而成，修行者通过吸收散灵的灵力来增加自己的修为，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灵力瞬间注入体内，大大缩减了修行的时间，因此散灵成为了修行者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是，收服散灵并非易事，它们孤僻却只是对外族而言，通常散灵都是成群而居，一只散灵周围必定有其他散灵存在，在单个散灵受到攻击时，周围的散灵也会被激怒，同它一起反击。一只散灵拥有几百年灵力，而想要压制住成群的散灵，难度可想而知。

，余光轻轻一扫，一身翩翩白衣，外披一件浅黄色纱衣，腰间束着的浅黄腰带下挂着一块墨绿色的玉佩，玉佩上貌似还刻着字，看不太清。

一、误入法阵

三千年前，山神之妻朔月生下一女，取名青葵，青葵降临时伴随着强烈的灵力波动，惊动了远在幽冥鬼洞中的妖王。随后，妖王号令众妖大肆攻袭山神殿，只为抢夺那强大的灵力之源。仙界得知此事，派出天威将军邢远下界镇压妖族，最终，妖族大败，妖王神形俱散，青葵也在大战中不知所踪。

千年后，山神收养一女，名叫清蒲，据说此女乃紫云仙人座下唯一亲传弟子，因此深受山神和朔月喜爱，其恩宠甚至超越山神之子槐烨。

又过百年，妖王重现，探得清蒲身份，原来清蒲就是青葵。

众妖集结突袭山神殿，山神一族惨败，之后，天君再次派出邢远出战，双方打成平手，不分胜负。这时，妖族派出九尾血狐魅惑槐烨，窃得仙族情报，后大破仙族阵法，并且解除了青葵体内的封印，释放出青葵的神识，以及妖王的魂魄残片。

两者为了争夺灵力之源的掌控权互不相让，危急关头紫云仙人使用禁咒压制住妖王，青葵趁机逼退妖族，可惜最终因灵力反噬她魂魄四裂，肉身尽毁。事后，紫云仙人将青葵的魂魄带回仙界，从此了无音讯，而槐烨因罪被贬于凡界，驻守东岐山千觞宫。

千年过去——

东岐山顶，一条光柱直冲云霄，待光芒散去，天际划过一道弧线。

“有人！”白羽急切的拍打着翅膀，大声提醒道。

只见不远处的树丛中窜出一把光剑，朝着刚落地的落鸢飞来。落鸢身形一闪，避过了攻击，反手向光剑来的方向打出两个光球，光球钻进树丛中，“啪啪”两声爆开。

“咻——”一个身影迅速腾空而起，向着落鸢扑来，落鸢一个翻身往后退让，那人顺势放出一团光剑，直逼落鸢所在处。待落鸢站定，两手一划，身前出现一道光墙，“嘣嘣”一连串巨响，所有的光剑都被光墙吸收，两人之间留下一面白光。

白光逝去，落鸢定睛一看，眼前是一名黑衣男子，“何方妖孽，竟敢闯入七星阵！”

男子双手抱拳，说道：“在下千觞宫护法青枫，今日奉命清缴此处妖兽，误入法阵，还请姑娘见谅。”

“青枫？”落鸢疑惑道，不禁想起师姐天天挂在嘴边的那个人。

“…长得帅，性格好，本事大，年纪轻轻就当上千觞宫护法，统领半个千觞宫，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全身散发着男子气概，妖兽见了都得诚服在他脚下…”

这是师姐对青枫的评价，可对比眼前的人，怎么看都和想象中不太一样。

于是，落鸢试探道：“千觞宫与凤岚宫向来都是各司其职互不侵扰，七星阵乃凤岚宫管辖范围，你千觞宫护法以捉拿妖兽为由闯入他人地界，恐怕目的没这么简单吧？”

“姑娘误会了，在下奉命捉拿的是最近流窜于七星阵南角的炽焰血狐，这血狐法力高深，精通幻术，加之生性狡猾，我一时大意中了他的套，才被引到这阵中来。”

青枫的话并没有打消落鸢心中的疑惑，她目不转睛的打量着这个自称千觞宫护法的男子，在她清澈纯净的目光下，青枫渐渐生出一股说不出的紧张感，仿佛自己刚才如实所说的全都成了忽悠人的假话。为了打消那丝紧张，青枫只好轻轻偏过头，避开那道耀眼的目光。

“姑娘。”终于，青枫忍不住轻唤一声，这才将落鸢拉回神来。“在下还等着回去复命，不知您能否带我离开此处？”

落鸢撅起嘴，有些不满的答道：“你擅闯七星阵在先，现在又自称是千觞宫护法，实在让人难以相信，除非你能拿出证明你身份的证据，否则我只能留你在这七星阵中。”

语毕，她忽然想到什么，嘴角轻轻一扬，狡邪的说道：“听说千觞宫收妖都会随身携带锁妖袋，你不是刚收过妖吗，把袋子拿出来让我看看，也好证明你的身份。”

锁妖袋乃千觞宫独有，落鸢的话不无道理，虽然心里有些担忧，但为了离开，青枫还是解下了腰间的布袋，“锁妖袋在此。”

话音未落，落鸢眼神一亮，不带丝毫犹豫就召出一丝灵力向锁妖袋探了过去，青枫见状慌忙想要阻止，可为时已晚。

只见那丝灵力犹如手掌般一把抓过锁妖袋就往回跑，锁妖袋在灵力的牵引下在空中摇摇欲坠，不远处的落鸢按耐不住激动，加快了灵力的游走速度。眼看着袋子就要到手，一阵强有力的灵气扑面而来，落鸢连忙侧身一跃，躲闪开来。

“姑娘，锁妖袋乃千觞宫法器，还望你不要随意触碰。”

无视青枫的警告，落鸢轻哼一声，再次运起灵力就要抢夺那落在地上的布袋，青枫眼疾手快，飞速闪至锁妖袋处，挡住了她的攻击。

青枫缓缓捡起袋子收进怀里，期间落鸢并没有再次袭击他，而是站在原地气得涨红了脸。

“喂，你不让我检查检查袋子，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人？”落鸢恼怒的吼道。

“在下说过，锁妖袋乃千觞宫法器，外人不可随意触碰。如果姑娘实在信不过我，大不了我就留在这，直到紫云仙人来。”

提到紫云仙人，落鸢突然显得有些惊慌，不过这一异样并未让青枫察觉到，因为他已经转身准备离去。

眼看青枫要走，落鸢顿时着急起来，“哼，这里是七星阵，不是你千觞宫，能不能留在这可不是你说了算。”

落鸢一边大声吼道，一边召唤出法器琉璃缎带，瞬间就缠住了青枫，将他束缚在原地。

青枫没有还手，只是背对落鸢，淡淡的劝道：“姑娘，你我都是仙族中人，何必如此？”

“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仙族？”落鸢轻蔑道。

“如若我不是仙族，刚才怎么能使得出法术，七星阵内只有仙族才能行动自如，难道姑娘不知？”

一句话让落鸢更加心虚，可下一秒她突然察觉出青枫话语中夹杂的几分怀疑，不禁恼怒的收紧了缎带。

青枫轻咳一声，琉璃缎带将他勒得有些喘不上气，他只好稍稍反抗了下，但这一动作却彻底激怒了眼前的女子。

落鸢愤怒的一掌劈向青枫，听闻身后异响，青枫迅速破除身上的束缚，腾空而起，躲过了攻击。

一掌落空，人也脱离了控制，落鸢不满的再次操控起琉璃缎带攻击青枫，青枫不甘示弱，直接在空中迎战，几个回合下来，缎带落入了他手中。

“混蛋！”落鸢谩骂道。

她跃至半空，双臂一挥，青枫手中的缎带瞬间化作一根细丝，脱离出来，接着细丝逐渐分裂，形成了无数白色线条，线条慢慢扭转，眨眼间一张巨网就出现在青枫头顶，并且飞快的向他扑来。

来不及迟疑，青枫抽出腰间的佩剑就向巨网挥去，“唰唰”几下，巨网就被划得四分五裂，他满意的正准备收起佩剑，谁知脚上一痒，低头一看，才发现刚才被剑划破的巨网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两根粗细适中的长绳， 拴住了他的脚踝，顷刻间就将他倒提至半空。

青枫使劲挣扎，想要摆脱束缚，可长绳异常牢固，犹如两条蟒蛇紧紧缠在脚上，怎么也不松开。

忽然，一块墨色令牌从青枫怀中滑出，吓得他立即停止了挣扎，慌忙运足灵气挥剑劈断了脚上的绳子，翻身便往令牌处飞去，谁知刚要接住下落的令牌，一个白色的影子擦身而过，将令牌夺了过去。

白羽叼着令牌停在落鸢肩头，甩了甩脑袋，一副欢喜的表情。

落鸢见状也收回了灵力不再攻击，她接过令牌翻来覆去的打量起来，令牌正面雕刻着一条飞舞的蛟龙，而背面印有一个烫金的“槐”字。

“快把令牌还我。”青枫刚一落地，就冲落鸢大声说道。

“这是...”

“槐字令牌。”不等落鸢问完，白羽就欣喜的说出了答案，顺便瞥了一眼不远处那个已经不知所措的年轻人。

“原来这就是槐字令牌，感觉没什么特别之处啊。”落鸢一脸失望的舞弄着手里的东西。

听到落鸢的话，青枫心里虽有不满，但此刻被人拿了弱点，只能放低姿态说道：“姑娘，这令牌于你没有任何用处，但对在下来说可是相当重要，恳请你归还。”

落鸢自然知道槐字令牌对她没有用处，因为令牌只有千觞宫护法才能调用，上面的阵法口诀也只传护法二人，但因为锁妖袋一事她对青枫颇有意见，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报复，她怎会轻易放过。

“谁说于我没用处，我可听说，有了这令牌就能自由出入千觞宫，而且里面封印的法阵十分了不得，刚好供我学习学习。”落鸢故意调侃道。

青枫一听脸色立马变了，细想刚才锁妖袋之事，想必今日必须得留下好处才能如愿离开。

“你...”

他刚一开口，白羽突然窜入空中急切的催促道：“人回来了，快走！”

只见一抹亮光划过天际，最终没入山顶泛起层层金光。

落鸢大惊，迅速乘着法器飞身而去，眨眼间就消失在空中，留下一脸懵逼的青枫。

二、贪玩被罚

回到凤岚宫，落鸢匆匆忙忙往里跑去，谁知踏进前厅就看到一个正襟危坐的男人。

男人紧皱眉头，一脸阴沉的看着进来的女孩，不紧不慢的说道：“知道回来了？”

“师父。“落鸢轻轻喊道，怯懦的走上前。

男人不理会她，傲娇的冷哼一声，扭头看向一旁，周身散发出的寒意使得本就终年积雪的山顶温度又降了几分。

本来准备找个借口将自己偷溜出宫的事忽悠过去，忽见男人如此姿态，落鸢心里惴惴不安起来，按照往常的发展，接下来无论自己说什么应该都躲不过关禁闭的惩罚了。

既然如此，那也只能，能躲一时算一时，落鸢心一横，快速说道：”师父上天界辛苦了，徒儿马上去给您做点好吃的。“

说完，落鸢抬脚就想往后院逃离，眼不见心不烦，她躲开了师父也就没法宣判她的罪过。

可惜，不等她走出两步，一声喝令传来：“跪下！“

看到想要逃跑的徒弟，男人肚里的火气蹭蹭直冒，“说过多少次不准下山，你就是不听，到底要怎样你才能乖乖听话？“

落鸢吓得“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师父，我只是去查看一下七星阵，没有惹事，真的。”声音越来越轻，到最后连自己都听不清了。

”七星阵？你还有胆去七星阵！就你那点本事，凡人进不了，妖兽进去只要催动灵力就会被反噬，你那点本事去了有什么用？”

”师父您别生气，徒儿只是看您一个人看管法阵太过辛劳，想替您分忧而已。“落鸢委屈的看向紫云，两眼瞬间变得通红，泪珠在眼眶里不停打转，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禁让紫云心头一软，心想，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徒弟，虽然顽皮可也是好心。

”起来吧。“受不了落鸢那泪眼欲出的眼神，紫云挥挥手示意她起身。

落鸢听闻心里一阵窃喜，这示弱求全的招数可谓屡试不爽，她立刻收起泪眼，迅速起身来到紫云身后，一边捶背捏肩，一边讨好道：”师父，今日您上天界辛苦了吧，一会儿徒儿给您多做几个好菜。“

紫云摇摇头，回答：”不用了，你师姐已经在做了。“

”师姐的手艺哪有我好，我给师父做最爱吃的糖醋鱼吧。“落鸢继续讨好。

”不了，“紫云回头示意落鸢上前，然后正经的问道：“你功课做完了吗？”

“糟糕！”说起功课落鸢吓得立刻变了脸色，慌忙解释说：“徒儿本想安心做好功课，谁知那七星阵异动，师父和师姐都不在，我怕会出事所以就出去了，刚才才回来。功课嘛，还剩下一些。”

“剩下一些？”紫云刻意拖长音调，接着说：“我看你是根本没动过吧？”

“没有没有，真的只剩下一些了。”落鸢眨着眼，躲闪着紫云的目光，这让紫云更加确认自己的猜测。

无奈的紫云叹了口气，“功课做完才能吃饭，既然剩下一些，应该不会耽误太长时间。”

一听这话落鸢就怂了，那么多功课要何时才能完成啊，看来今晚又得饿肚子，心虚的她不敢反驳什么，只是“嗯”了一声便灰溜溜跑回房间。

深夜，林音敲开了落鸢的房门。

“师姐，你终于来了，我都快饿死了。”落鸢有些激动的将林音迎到屋内，忙不迭的接过她手中的食物，大口就往嘴里吞。

“慢些吃。”林音担忧的提醒着。

“还是师姐对我好，咳咳…”说着话的落鸢一吸气，呛到了。

林音见状慌忙倒了杯水递过去，有些责备的说：“都让你慢点吃了。”说着，拍了拍落鸢的后背，帮她顺顺气。

“是师父让我拿过来的，他知道你功课做不完，担心你挨饿，让我给你留着晚些再送过来，师父对你是真心好。”林音羡慕的看着自己的师妹。

落鸢咽下嘴里的食物，摇着头看向林音，“师父对师姐更好呢，不然怎么从来不带我出门。每天给我布置一大堆功课，做都做不完，这和关我禁闭有啥区别。”

“你就知足吧，师父让你学的可都是好东西，我想学他还不教呢。”

“师姐想学的话我全都给你。”说着落鸢将桌上那一堆书本往林音面前一推，“只要师姐能让我出门，这些全都给你。”

“我才不要呢，到时候你功课做不完赖我头上，我找谁说理去，师父可没疼你那样疼我。”

落鸢赌气的轻哼一声，突然记起白天的事情，“师姐，我今天见到青枫了。”

“青枫？你说的是千觞宫护法青枫？”林音立马兴奋起来。

“是啊，那人自称是千觞宫护法青枫，可我总觉得和你说的不太一样。”

“真人嘛，当然会有些差别。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会碰到他的，难不成你跑到千觞宫去了？你不怕师父…”

“当然没有！”落鸢慌忙打断了林音，接着将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她。

听了落鸢的讲述，林音嘟着嘴有些嫉妒，“要是没跟师父去天界，遇到他的肯定是我，可惜了。”

看着一脸遗憾的林音，落鸢突然心生一计，“师姐，今天我放了青枫，想必过几日他肯定会登门道谢，到时师姐就能和他说上几句。”

林音摇头叹了口气，“师妹，你想多了，那位槐烨大人可是跟师父有仇的，怎么会让他的人来登门道谢，我只希望能跟师父多去几趟天界，说不定还能碰到。”

落鸢嘴角一扬，一把握住林音的手，“师姐放心，我保证你肯定能见到他。”

“你不会又做什么坏事了吧？”看着自信满满的落鸢，林音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担心的问了一句，可落鸢并没有回答，只是低头继续啃着手中的鸡腿。

饱食之后，林音回房休息，趁着四下无人落鸢偷偷掏出了槐字令牌。

黑色石材雕刻的令牌，中央烫金的“槐”字清晰可见，月光拂过，一圈白色的流光闪现，似乎表明着它的身份不同凡响。

正当落鸢看得出神时，只听“咯吱”一声，一侧的窗户被推开了，一名衣着艳丽的男子跳进房中，很自然的坐到落鸢身旁。

落鸢一脸嫌弃的看着眼前的人，“穿那么花哨，去唱戏啊？”

男子轻哼一声也不理会，抢过落鸢手中的令牌把玩起来。

落鸢见状使劲推了推身旁的人，气呼呼的说道：“喂，臭白羽，快给我下去，这是我的床。”

白羽无视落鸢的举动，纹丝不动的说道：“这令牌对你无用，早些还回去吧，要是等它主子来了，你估计得关一年禁闭。”

“呵呵，你怎么知道无用，我还准备靠它帮师姐牵线搭桥呢。”落鸢一把抢过令牌，信誓旦旦的说道。

“你师姐？牵线搭桥？她不会是看上千觞宫的人了吧，哈哈~”白羽笑着起身走到窗边，倚着窗栏回眸一笑，调侃道：“紫云仙人可真惨，两个徒弟，一个天天闯祸，一个喜欢上自己的死对头，深表同情呐~”

“呸，什么死对头，别瞎说。”落鸢辩解道：“师姐看上的是青枫，就是白天见到的那位。”

白羽愣了一下，又笑起来，“无论是谁，反正都是千觞宫的人。”

落鸢瞪了他一眼，不再说话。

“紫云和槐烨还真是...”，白羽低声吐槽了一句，然后若有所思的看向床上的落鸢，此刻她正一手拖着下巴一手举着令牌在思考着什么。

微风拂过，一阵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那是落鸢屋外的梅花林。

白羽回过头望着窗外发呆，回想起他和落鸢的初识。

梅花林里，一身白衣的小落鸢捧着书抬头看着天，路过的白羽嗅到了她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于是想要和她亲近几分，谁知被这小妮子捉弄了。小妮子和他打赌，谁先采到山顶的雪莲就能让对方答应自己一个条件，道行高深的白羽根本不把小落鸢看在眼里，以为自己十拿九稳，谁知最后着了她的道，输了赌约，小落鸢让白羽替她做一年的功课，虽然很不情愿，但白羽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想要在法阵遍布的凤岚宫里藏匿一年，这对身为妖族的白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不知为何那一年里他却从未被人发现，一年过去，白羽准备离开时被紫云拦了下来，紫云并没有以武相逼，而是将落鸢的身世告诉了他，从此他便留在了凤岚宫，以灵宠的身份待在落鸢身边。

“喂，白羽，你说我要怎样才能让青枫来凤岚宫呢？”床上的落鸢不知何时来到了白羽身边，侧头问道。

白羽不语，只是皱起眉望向远处，心里盘算着什么。片刻，他回过神拍了拍落鸢的脑袋，说道：“要想让槐烨的心腹踏进凤岚宫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其他地方嘛，你可以试试。”

“其他地方？”落鸢小声重复道。

“很晚了，早些休息，对了，令牌还是赶紧还回去的好。”白羽再次提醒道。

还未等落鸢反应过来，白羽已经翻到窗外，化作一道白影消失在院中。

凤岚宫后山露台，白羽只身倚靠在树旁，今晚他去找落鸢只是为了催促她尽快归还令牌。

“落鸢就是青葵...她的灵力被完全封印...妖族不会放过她，我想请你留下来，保护她...”

白羽知道落鸢的身份，在紫云告诉他之前就已经知晓，因为落鸢身上有着那股熟悉的味道，而他也是寻着味道才来到凤岚宫。不过关于槐烨与落鸢的关系，他是从紫云口中得知的，槐烨与紫云之间并没有仇恨，有的只是解不开的心结，而这个结就是青葵，因为青葵是槐烨的亲妹妹，也是他曾经最爱的女人。

千年前，妖族和天界的大战中，青葵肉身尽毁，魂魄被紫云带走，对于紫云的行为槐烨至今无法释怀。紫云将青葵的魂魄养于翠玉之中，经天后孕育成为了落鸢，此事只有少数几人知晓，白羽也是在答应留下后才得知内情。槐烨对青葵的执念让紫云不得不将落鸢深藏于凤岚宫中，并且从不让她踏出七星阵以外的地界。

白羽答应过紫云保护好落鸢，“与青葵有关的一切都不能让她知晓”，槐字令牌亦是如此。槐烨亲手打造的东西不应该留在落鸢手中，因为那样会让两人有所联系。白羽大半夜跑到落鸢房中为的就是让她把令牌还回去，可当他得知林音爱慕青枫之后，一瞬间他有种感觉，今日与青枫相见乃是命中注定的，也许是时候让落鸢出现在槐烨面前了。

三、误闯禁地

与东岐山相隔万里的某处，一座陡峭的山峰被从中切出一线，形成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妖族的聚集地就在这峡谷之中。

“嗷——”一阵巨大的咆哮声从谷底传出，惊醒了山中的飞禽走兽。

谷底的鬼洞尽头，一个半径十来米的法阵中央，悬浮着一颗晶莹透亮的珠子，珠子内游离着一缕轻烟。

“王，血狐被千觞宫的人抓走了。”

似乎是听到有人说话，那缕轻烟停了下来，开始快速吸收法阵内积存的灵力，瞬间便冲破珠子在半空化作一团人形烟雾。

“血狐误入七星阵，被千觞宫护法青枫抓获，现被关押在千觞宫地牢。”

“蠢货！”一声怒吼从烟雾中传出。

“王请息怒，虽然血狐被抓，但从之前的情报可以确认我们要找的人就在凤岚宫地界。”

“凤岚宫？”妖王低头沉思了片刻，突然咬着牙低声怒吼：“又是紫云那老家伙。”

“让寒做准备。”妖王留下一句话，狂笑着钻进珠内，鬼洞瞬间恢复了平静。

——

千觞宫外的红杉林中，落鸢小心翼翼的走着，不远处的建筑已经隐约可见。

经白羽提点，她想到一个好方法，就是约青枫到七星阵外围见面，归还令牌，同时把林音也约出来，这样就能让两人见面，实现自己对林音的承诺。可惜她完全不知晓青枫的行踪，只能趁着紫云被召上天界的这段时间偷跑出来，想要溜进千觞宫给青枫传递消息。

好不容易找到千觞宫正门，正准备上前落鸢却犹豫了，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过去，然后把书信交给守卫，让他转交给青枫，似乎没什么问题，可是，“那两个守卫会不会把我当作妖怪抓起来？就算不抓我，这封信最后能安全到达青枫手中吗？就算到了青枫手里，万一过了约定的时限，师姐和青枫也见不了面啊...”一番思想斗争之后，落鸢悻悻地躲到一旁。

“啾——”一声鸟叫惊动了她，她连忙寻着声音而去，不一会儿，人便来到一道宫墙外。

“白羽让我来这干嘛呢？”落鸢疑惑的在墙外摸索了许久，突然想起白羽之前带她偷翻凤岚宫禁地的事，不禁嘴角一撇，咬牙嘀咕道：“臭白羽，又让我翻墙。”

不远处的宫墙内，一枝新生的绿藤冒了出来，落鸢走上前拉住绿藤猛的一扯，人便翻上了墙头，不经意间扫视，一个波光粼粼清澈至极的池塘印入眼帘。

池底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石子，一丛丛水草随波摇曳，鱼群在其间穿梭，水面笼罩着几缕淡淡的白雾，微风拂过激起层层涟漪，池中央四方形的观景台若隐若现，观景台下漂浮着成片的睡莲，看似普通其实是槐烨向山神求来的圣莲，具有聚灵养灵的作用。圣莲上窜动着一些青色的灵气，那是青葵生前收服的散灵，在她死后槐烨将这些散灵养于自己的别院内，为的只是保留一丝青葵的气息。

落鸢从墙头向下一跃，不等站稳脚跟便迈开步伐向着观景台而去，转眼就到了水池中央，看着高处那块写有“无妄“二字的牌匾，她若有所思的停了下来。

就在落鸢驻足于无妄台前时，岸边的岔路闪出一道黑影，仔细一看，是一名身穿黑衣肩披墨色斗篷的男子。男子看到落鸢先是一惊，然后默不作声沿着小路向她的位置走去，眼里满了恼怒。

来人正是千觞宫正主槐烨，此处是他的别院，无妄台是别院内的禁地，任何人都不可靠近，今日突然有陌生人闯入他自然不会开心，但更让他愤怒的是这名闯入者居然敢踏入禁地。

槐烨慢慢走向落鸢，正当他抬手准备制服这个外来者时，落鸢突然跳上无妄台，顺手召出一丝灵力，控制着它飞向池中的圣莲。

“糟糕！”槐烨心头一惊，圣莲能够聚灵是因为它自带一套平衡系统，能将灵力束缚在其内循环流动，但每朵圣莲只能蓄养一种属性的灵力，多种灵力的存在会破坏它本身的平衡，从而失去聚灵的效果。

“住手！”眼看着那丝灵力就要接近圣莲，槐烨慌忙喝止，顺势催动法术想要护住池中的圣莲。

落鸢被身后的吼声吓得手一抖，受控的灵力也跟随着颤动了下，歪斜着撞向其中一朵圣莲。而此时池底的水草在槐烨的控制下已化作一根根长藤伸出水面，将圣莲分隔开来，并且在每朵圣莲上织出一张藤网。

“叮——”一个清脆响声，落鸢召出的那丝灵力撞在了藤网上，反弹开来。

槐烨见状长舒一口气，然而下一秒便扭头狠狠的瞪住不远处的落鸢，强压怒火，低吼道：“何人竟敢私闯禁地？”

听到“禁地”二字，落鸢不安起来，明明是想偷跑进来传个信，怎么就误闯到人家禁地里来，而且，为什么每次翻墙都能好巧不巧的落到禁地之中，难不成是自己天生自带的属性：翻墙必落入禁地。

她故作镇定的缓缓转身，看向几米开外那个满脸阴沉的男子。虽然绷着一张黑脸，但也挡不住那俊美的五官。

“说，你究竟是何人？”槐烨咬着牙，眼眸里的怒火在他的克制下若隐若现，要不是看到落鸢一身千觞宫弟子的衣服，他可能早就下了杀手。

散灵是青葵留给他的念想，如果刚才没来得及阻止，她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痕迹就会被永远抹去，那个他深爱多年的女子，要不是因为自己的私欲，也许还活在人世，虽然最终成为了他的妹妹，但是只要活着就好，只要能完完整整的站在自己面前就知足了...

想到这里，槐烨突然心魔攻心，怒火再也压制不住，如同火山一般喷发出来。

不远处的落鸢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那对平静如水的眸子转瞬化作一团烈焰，吓得她不禁后退半步。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池水发出“嗞嗞”的响声，悬挂“无妄”二字牌匾的门廊开始不停的摇晃。逐渐加重的威压让修为不高的落鸢慢慢喘不上气来，片刻，水面结出一层薄冰，只听“咔嚓”一声，晃动的门廊一脚断裂开来，牌匾摇摇欲坠。

落鸢心想，自己私闯禁地不假，但也没有造成任何不可挽回的后果，他怎么就愤怒到这般境地，竟然释放出如此强大的威压，而且从威压中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人的修为远在自己之上。

看着槐烨那双更加鲜红的双眼，落鸢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无论此刻心里有多少疑问，都得先离开这里，她慌忙调用大半灵力，在周身筑起一圈光盾，然后利用剩余的灵力支撑着自己向宫墙外逃去。

槐烨见状，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丝邪笑，讽刺道：“这等修为还想跑。”

话音刚落，他抬手一挥，池中的长藤迅速窜入半空，飞舞着追了上去，听到身后的异响落鸢根本不敢回头，只能拼命催动灵力加快自己的速度，可槐烨修为之高，长藤瞬间就挡住了她的去路。

在强大的威压下，落鸢灵力消耗很快，光盾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光泽，还生出了几条裂痕，挡在她面前的长藤并没有立即攻击她，而是在空中摇摆着，似乎是在向她炫耀说“乖乖投降，你逃不掉的”。

落鸢回头看了一眼无妄台上的槐烨，一副愤怒又带着玩弄的表情，让她心生不满可又无可奈何。她慢慢收回光盾落在冰面上，威压再次向她逼来，她无力的瘫坐在地，深吸一口气大声质问道：“你到底想怎样？”

槐烨恢复冷漠的表情，轻轻抛出一句“想你死”，“死”字刚落下，落鸢身后的冰面下突然钻出一枝长藤，猛的刺向她的胸口。

尖叫声划破长空，落鸢捂住血流不止的伤口倒了下去，两眼无光的看着天空。

她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说出实情，然后千觞宫的人会抓住她，并且拿回令牌，最后让紫云来赎她，可是没想到事情不仅超出她所有的预料，而且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发展，这么快她就要死了。

“早知道就听师父的话留在宫里做功课了，或许应该是听师父的话好好修行，那样今天也不会输在一个小小的千觞宫弟子手上...该死的白羽，让我翻墙，结果现在我快死了也不来送我一程...还有师姐，答应她的事做不到了，她会不会怪我...”

似乎将死之人都会想得特别多，落鸢把她从小到大的经历都过了一遍，发现真的有太多太多遗憾，非常不甘心。

槐烨缓缓来到落鸢身旁，俯视着那具躺在血泊中的身体，用冰冷的口气说道：“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就是这个下场。”

听闻，落鸢惨白的脸上划过一丝笑容，她嘴唇微张，很想问一句“我到底碰了什么”，却发现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

“葵儿？”

看到落鸢那抹微笑，槐烨情不自禁的喊出了青葵的名字，两眼的火红也淡了下去，脑海中浮现出青葵死前的场景，寒冷的冰面上，娇小的身躯被鲜血染得通红，面上那阳光般的微笑刺得人睁不开眼，一声轻呼，“哥哥”，下一秒却化作尘埃消失不见。

槐烨满眼震惊，落鸢却觉得那样子非常可笑，一个将死之人还有什么能让人感到惊讶的，自己紫云仙人徒弟的身份，天后女儿的身份，估计更让人吃惊吧，想到这里她的笑意浓了几分。

“嘶——”

剧痛再次传来，落鸢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她轻轻侧过脑袋，眼神望向自己的胸口，才发现身上的千觞宫弟子服饰早已被长藤撕扯开来，露出了白色的内衬，而现在那白色的内衬已经血淋淋一片。

发愣的槐烨被落鸢的响动拉回神来，眼神从震惊慢慢变成疑惑，继而恢复平静，可眨眼间又生出一丝怒火，越烧越烈。

“乱我心神者，死！”

“啪——”

槐烨狠狠拍出一掌，只听“滋啦滋啦”的异响从落鸢身下传来，“噗通”一声，冰面化开，她跌落池中。

身体越来越沉，伤口流出的鲜血将池水染得通红，眼看着冰面再次闭合，最后的那丝亮光在后背接触池底的刹那瞬间湮灭，周围陷入一片沉寂。

四、妖族来袭

书房内，槐烨失神的站在角落里。

“葵儿，我又没控制住自己。”

看着墙上的画像，槐烨落寞的自言自语道，没错，画像上正是他心心念念的那个女子。

无妄台上发生的一切此刻还历历在目，虽然当时他受心魔所扰才会做出那般残忍的事，但如今人已经沉尸池底，无论如何都抹杀不了自己的罪过。

“葵儿，原谅我，来日我一定帮她找个好去处。”槐烨抬手轻抚着画上女子的脸庞，深情的说道。

——

夜晚，万物归于平静，树林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一群陌生的黑影朝着千觞宫快速移动着。

正门，恰逢守卫换班，张乾笑眯眯的和换班弟子打了个招呼，然后拉着身旁的王小阳就往厢房方向走去。

“终于能回去睡个好觉了，小阳，一会儿陪哥喝一杯，如何？”张乾伸了个懒腰，开心的说道。

王小阳兴致不高的撇着嘴，答道：“哥，你就饶了我吧，回去我还得复习功课，明天就是考核的日子了。”

张乾一听，有些不以为然，“考核怕啥，小事情，肯定能过。”

“对哥来说是小事，可我这笨脑子，哎~”王小阳心累的叹了口气。

张乾也不再勉强，只好拍拍他的后背以示安慰。

两人走出十来米远，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惨叫，吓得两人慌忙回头查看，只见刚才两名换班弟子的其中一人已经口吐鲜血，趴在门踏上没了动静，而另一人正惊恐的看着眼前的一切，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嗷——”

巨大的咆哮声响彻夜空，门外传来此起彼伏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这突如其来的骚动让三人都呆愣在原地，完全忘记了门踏上仍旧昏迷的那个人。

“哥，什么情况？”王小阳有些怯懦的轻声问道。

“嘘~”，张乾示意他不要说话，王小阳紧张的赶紧摒住了呼吸。

脚步声越来越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突然，一个黑影闯进视野。

“山...山狼，是山狼！”在看清楚来者身份之后，门口那名换班弟子不禁大声疾呼，可惜，不等他做出下一个反应，那只山狼就张着血盆大口将他扑倒在地，一对锋利的獠牙狠狠的嵌进他脖颈之中，很快那名弟子就挣扎着失去了意识。

“小阳，快去喊人！”张乾见状立刻冲身后的王小阳命令道，但此时的王小阳早已吓得手脚发软，愣在原地浑身打颤。

“小阳，小阳...”张乾再次呼叫道，可王小阳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王小阳！”张乾急得怒吼一声，顺势狠狠的推了一把，这才把王小阳拉回神来。

“好，好，我...我马上去..马上去....”王小阳一边答应着一边慌张的往内院跑去。

在王小阳离开的刹那，那只满口是血的山狼扭过头来，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张乾，然后抬头冲着夜空嘶吼了一声。

张乾紧了紧握住剑柄的手，趁山狼不注意慢慢绕到它的身后，然后迅速抽出宝剑狠狠的劈了过去。

就在宝剑即将碰触山狼的一刻，几许浓重的呼吸声在张乾耳侧响起，他猛的回过头，才发现不知何时身后出现了一只巨熊，挥舞着熊掌正向他拍来，他弯下身巧妙的躲过了巨熊的袭击，接着快速脱身而去，停在了离两只野兽几米远的空地上。

巨熊俯视着张乾，口中有节奏的吐着白气，嘴角粘稠恶心的液体时不时往下流几滴。先前那只山狼也调转了面向，虎视眈眈的盯着张乾，腥红的双眼里杀气肆意。

“想不到还有帮手，这下不好对付了。”张乾看着眼前的一熊一狼自言自语道。

千觞宫正门与内院之间是一个几百平米的广场，叫做迎仙台，迎仙台上设有两个用来抵御外敌的法阵，白天弟子来往众多，法阵处于休眠状态，到了夜晚才会被激活。

张乾深知这一点，于是想要后退到法阵内以躲避巨熊和山狼的攻击，毕竟他只是初级弟子，对付一只山狼可以，但那只巨熊就不好说了。

张乾小心翼翼的后退了半步，谁知脚跟还没站稳两只野兽就咆哮着向他扑来，他毫不迟疑的转身就跑，巨熊身体笨拙，速度远远比不上他，反观山狼，身轻如燕，紧紧尾随其后。

好不容易跑进法阵，只听身后一声惨叫，闯进法阵的山狼被电得连连后退，法阵也因它的触碰而被点亮，升起一道透明的屏障。

两只野兽在法阵外徘徊，不敢靠近，阵内的张乾也放下心来，连忙往内院方向奔去，他估算着王小阳离开的时间，这会过去应该能与出来接应的弟子碰上。

走着走着，耳边突然飘过一个声音，“星雷阵，想挡我去路，呵呵...”

声音很轻，如丝般滑过张乾身侧，让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带着几分疑惑，张乾慢下脚步缓缓转过身看向屏障，只见一团黑色烟雾飞快的穿梭在屏障两侧，不一会儿便落在地上化为一个人形黑影，黑影打了个响指，屏障瞬间分崩离析。就在屏障被破的刹那，广场上出现了无数妖兽，青蝠、赤蛇、双头豹...纷纷红着双眼在原地嘶吼咆哮，蓄势待发。

“法阵...法阵被破了...”张乾颤颤巍巍的嘀咕道。

“张乾！”内院传来一声呼喊，接着一队千觞宫弟子在宋琛的带领下走了出来，刚靠近法阵，所有人都愣住了，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张乾看到同伴来了，不禁跌跌撞撞的跑了过去，边跑边惊慌失措的大声喊道：“宋师兄，妖怪，妖怪来了，星雷阵被...”

“啊——”张乾话没说完就惨叫着倒了下去。

“张乾！”

“哥！”

宋琛和王小阳同时喊出声来，可还是晚了，只见地上的张乾皮肤慢慢塌陷下去，像水分抽干似的化作一具干尸，眨眼间成为一堆尘土随风散去。

“真吵！”

嫌弃声从张乾消失的地方传出，宋琛一行人眼看着那道人形黑影席地而起。

“啊，鬼啊——”

一名小弟子突然惊叫起来，同样的，不等他话音落下，人形黑影就将他吞噬殆尽，只留下那套能证明他存在过的衣物。

短短十几秒，两个大活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免让剩下的弟子慌乱起来，宋琛作为队长，就算心里再怕，在手下面前也只能假装镇定。

“大胆妖怪，竟敢在千觞宫地界作乱，还不快快投降！”宋琛上前一步，壮着胆子吼道。

听闻宋琛的话，黑影不禁冷笑起来，他没有回头，只是轻声吩咐了一句：“这里交给你们了。”

语毕，黑烟再起，伴着一阵狂笑，烟雾没入夜色之中，留下迎仙台上无数充满杀气的妖兽和若干千觞宫弟子。

——

与此同时，无妄台池底。

一股暖流从落鸢的丹田处窜出，这股微弱的灵力游走全身，最后停留于胸口。不远处的水面上，散灵在圣莲内不停乱窜，撞击着束缚它们的结界。

突然，水底的尸身睁开了双眼，同一时间散灵们也冲破结界，快速游动到了落鸢身边。只见没入胸口的那丝灵力一边吸收着散灵的灵气，一边修复着早已被水泡得苍白的伤口，不一会儿，尸身变得完好无缺。

散灵们簇拥着落鸢，将她拖至冰面上，